

我同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争执起来 ①

名人自传



李肇星 著
中信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第一部外事回忆录。

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,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、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,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、“9·11”恐怖袭击、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。

多年来,我在工作中与多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:他们有的在台上,有的已离任;有的是短时间相处,有的是多年交往;有的是“不打不相识”,有的是一见如故。

尼克松:想当一回店小二

1989年10月,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。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,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,在车上我们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。

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,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“跑堂的”或“店小二”,白毛巾搭在肩膀上,给人端茶倒水,嘴里吆喝着“楼上请”,就像老舍《茶馆》里演的那样。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,笑着对我说:“李先生,我想当一回店小二。”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,便同意和他配合。

就这样,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,一手提着水壶,一手拿着茶杯,走到我面前,客气地说:“先生,请喝水。”我连忙说“谢谢”。然后,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“享受”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。

我喜欢尼克松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童心未泯的心态,更钦佩他为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。

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,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抗状态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,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,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。那时,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。面对这种形势,美国认识到,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。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

通过“乒乓外交”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,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。

1972年2月21日,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,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。这次“破冰之旅”实现了中美领导人“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”,标志着“一个时代结束了,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”。

1973年1月,尼克松获得连任。同年7月,中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,两国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。尼克松因“水门事件”于1974年8月下台,但他关心、支持、推动中美关系的努力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。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评价尼克松,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之一,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。

卡特:不吵不相知

卡特总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。美国有人对卡特总统的评价是:在任上几无建树,离任后成就非凡。卡特离开白宫后多次参与国际争端的调解,并通过“卡特中心”在发展中国家推进“民主进程”。

起初,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,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。有一次,我同他争了起来,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,说: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,生存权、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。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,就理解不了。1960年、1961年我上大学时,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。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,丢了就只能挨饿。失去自主谈民主,饿着肚子谈自由,究竟有多大意义!难怪中国有人说,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我和卡特是“不吵不相知”,慢慢成了朋友。

有一年,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作客。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,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。我呢,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。听我说到爷爷一会儿要我“别怕弯腰累,小孩子没有腰”,一会儿又说“直起腰来,歇一会儿吧”,卡特总统笑得开心极了。

我离开外交部长的岗位后,和卡特共同参加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倡议、由前总统或总理以及大学者等组成的“国际长老会”。我官儿最小,年龄最小。2007年,我们一起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会。卡特见到我就说,最新调查显示,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,津巴布韦女性平均寿命才34岁。这么大的差距说明一个问题,平等是具体的。人人平等是一个理想,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。瞧,卡特在人权问题上境界大为提高!

玩笑归玩笑,我对卡特是敬重的,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中美实现了建交。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后表示:“没有什么事态发展比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。”

1978年12月15日,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“断交”“废约”、从台湾“撤军”三原则,中美发表联合公报,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。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,可他说,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中美建交。事实证明,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飞跃,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。

小布什:冷雨中的就职典礼

有一次,我应邀在武汉一所著名高校谈国际形势。有同学问我老布什和小布什最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。我说,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,老布什是父亲,小布什是儿子;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,两人都是美国总统,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。

我对小布什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就职典礼。那是2001年1月20日,华盛顿下着小雨,天气寒冷,美方为客人们准备了一件小雨衣,典礼办得庄重、节俭。老布什、克林顿和不少政要都来了。小布什宣誓就任第43任美国总统,并发表就职演说。

我和夫人秦小梅参加了典礼,在寒冷的小雨中坐了两个多小时。秦小梅和同去的几位大使夫人在现场就病倒了,被紧急送往海军陆战队设在白宫的临时医疗站接受治疗。

小布什的外交理念与其说像他爸老布什,不如说更像里根。他任用了一批强硬的新保守派,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“战略竞争者”。后来两国军机在海南岛近海上空发生了“撞机事件”,中国人民极为愤慨。

2001年的“9·11”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全球战略,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合作。2002年10月,小布什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私人牧场作客。总体看,小布什在任8年,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。

美国人普遍认为,由于伊拉克战争,小布什的外交遗产乏善可陈,而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。

原来宛姑就是当年的柳大姑

7

历史小说



朱琨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道光十八年,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历经两试落第,终于三甲得中。虽然与开始的希望相去甚远,只落得个同进士出身,但总算也是一条腿迈进了京师的大门,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的人生……

纵观历史,曾国藩在一无家世背景、二无丰厚资金支持下,实现了人生逆袭,成就千古官圣的美誉,乃至死后百年仍荣宠不失。其为人处世的独到之处,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品读和借鉴!

【上期回顾】

宁亲王卖曾国藩一个人情,做主为宛姑赎身,还将她许配给曾国藩。

应了几句闲话后,宛姑拜别宁亲王。曾国藩觉得惊恐不安,寒暄几句后,拜别了宁亲王,回到果子巷。

曾国藩自寻了个小饭铺,正吃到一半时忽见刘蓉推门进来:“我到处寻你不着,竟是躲在这里,筠仙正在等你呢。上次喝酒时你不说想找个清静所在读书么?筠仙刚来说已经找妥了一间干净舒适的宅子。”

两人结了账径直回到客店,果见郭嵩焘正坐在门前,看曾国藩回来了忙起身相迎道:“南横街干佛庵处有套房子,是当今刑部主事吴廷栋的远房外甥租下所赁,我昨日去看过,房分里外两间,与你分住似是刚好。”“原来是吴主事外甥的房子啊!”曾国藩早有心结交却没机会,今日能与他外甥相识自是求之不得,便点头应允。

第二天一早,郭嵩焘和刘蓉带着曾国藩离开万顺老店,装了两驴车的行李,趑趄趑趄地来到干佛庵门前。他们一行从庵侧进入,只见是一青砖铺地的独立小院。正迟疑间,东厢房房门一响,一个青年书生眯着眼睛走出来。曾国藩想这人就是字立生的程卜了吧?正思索,程卜已笑着迎上来。郭嵩焘摸出五两银子抛过去:“这是一年的房钱,不用找了。”程卜收了银子出门了。

忙了一阵后,郭嵩焘和刘蓉告辞,曾国藩就躺下了。谁知刚躺下,程卜就满身酒气冲了进来,把曾国藩赶到里间去睡。第二天程卜要求曾国藩把所有行李都移到里间。曾国藩忍住怒气,忙碌妥当,还邀请程卜一起用午饭。

正吃着就听外面有人喊自己的名字,曾国藩迎出门时才看到来人是宁亲王府的长随杜顺。杜顺急急

道:“曾相公,宛姑出大事了。”听说宛姑出了事,曾国藩耳边“嗡嗡”作响,半天才道:“宛姑到底怎么了?”“听服侍她的丫环香兰说昨夜宛姑临窗咏诗,今天早早就卧床不起,直到晌午时才说想见你一面。”

急匆匆地赶到宛姑住处,一个婆子在门前守着,带着曾国藩就往里走。“小姐,曾相公来了。”婆子笑嘻嘻地让曾国藩进去。曾国藩疑惑地看了一眼,未曾多想。“相公安好,让您受惊了。”宛姑穿着月白缎的百褶拖地裙,容颜端丽,淡秀薄妆。曾国藩吃了一惊,许久才道:“你不是身子不爽么?”“早先是有些的,不过见了相公已好多了。今日把相公唤到这里没有扰了清修吧?”“宛姑说哪里话……”曾国藩一颗吊着的心立时放了下来,就听宛姑忽问道:“曾相公今日看我可有似曾相见之感?”曾国藩不知道宛姑此话从何说起。

“大抵浮生若梦,姑从此处销魂。”宛姑朱唇轻启,淡淡地说了一句。曾国藩猛然一震,身体霍然僵直起来:“你——”“宛姑就是柳大姑,相公的救命之恩宛姑终身不敢忘却。”

“你是柳大姑?你不是已经故去了吗?”宛姑这才说出事情原委。原来当年宛姑做了花魁,说好卖艺不卖身,可是身边追求者太多。老鸨也开始劝她“寻个好出身的嫁了”。宛姑无奈之下真想一死百了,却被一人给拦住了。

宛姑双目含泪,继续道:“此人就是吴道台。他听我诉苦,便买通老鸨说我死了,然后带我回府伺候他家小姐,就是相公见过的春燕。”“春燕唱曲是你的主意?”“我家小姐虽然琴棋书画都拿得出手,但毕竟是

大户出身,宁死不愿在花馆里委身。我日劝夜劝,好不容易才劝得她点了头。谁知后来好不容易见到相公,虽然谈吐不俗却无力救她出去,心灰意冷之下当晚就寻了短见。”“这春燕子性子也烈了些。”

宛姑又道:“其时见到相公时可知宛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?可是当着小姐的面又不能与相公相认,竟就这样错过。后来我离开燕莺楼与清性大师结缘后,我将这番内情据实相告,清性大师知道我思念相公之心深切,便推衍说我京城定能遇见你。”“我们遍历了如此多的痛苦,难道还不能长相厮守么?”曾国藩此时也自热血沸腾,只想和宛姑白头偕老。

宛姑长叹一声摇了摇头:“相公有所不知,自我踏入这宁亲王府,你我缘分已断。试想宁亲王怎肯平白无故地将我贱身送予相公?这其中的关节相公难道还不明白么?”“这……”曾国藩耳边又响起刘蓉关于宁亲王在禁烟上和穆相有所分歧的话来,泪水悄然滑落。“我想宁王他未必不能成全我们。”“唉!”宛姑长叹一声:“就是他成全我们,奴家才不能和相公在一起啊!今日相公走后奴家亦要离开此地,我师早在岳麓山千秋庵上为奴家留了名字。”宛姑从枕边取过一木匣,拿出一支挂着浑圆玉珠的银钗来:“曾相公还记得小姐送你的金钗么?这银钗与它本是一对,名曰‘日月双辉钗’,今日我亦把这钗送与相公,望见钗如见人。来生愿宛姑与小姐能同守相公,白头偕老!”

就在此时,院外突然一阵喧哗,宁亲王信步入房,把泪水未干的曾国藩和宛姑堵到了房间里。“伯涵怎

么不到本王府上去坐坐?”

倒是宛姑比曾国藩还拿捏得住些:“王爷怎生有空来这儿坐坐?想是知道曾相公来了前来看他的?”宁亲王哈哈一笑:“说实在的,我还真是得知伯涵在你这儿才巴巴赶来的。”“我听说王爷进宫去了,恐一时半会儿不能回来,就让杜顺约了曾相公,才半刻不到。”宛姑神情恬静,丝毫没有慌乱的感觉。

宁亲王问曾国藩:“伯涵呐,本王前日提的事情你可想清楚了?”宛姑先开口了:“不瞒王爷,今天奴家找曾相公来正是要做个了断。”“为什么?”宁亲王沉着脸:“如今王爷给奴家赎了身,奴家自要懂得知恩图报,这今生今世自要服侍王爷。”

沉吟半晌,宁亲王才喟叹一声:“你们还是信不过我啊!我让你们合好实是本意,其实亦有拉拢伯涵的意思。伯涵之才是世所共知,成全你也是成全我自己,故而本王才有意接纳资助,实无他意。”

听他这么说,曾国藩和宛姑两人几乎同时从座位弹起,匍匐在地。倒是宁亲王语气平缓,不似生气的模样:“不过你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,本王虽然好心却也唐突了些。你们可完全放下包袱,即日就准备成亲的好。”“回禀王爷,涂生家小远在湖南,高堂健在,如若私订终身恐天理不容。”曾国藩连连叩头道。宁亲王笑道:“伯涵不必忧虑,你的难处本王已为你想到。”说着往外一指,大声喊道:“请出来吧。”

曾国藩与宛姑同时一惊,凝神看时,但见一便装妇人已悄然入内,她青衣宽袍,却难掩微微隆起的小腹。曾国藩一看,这不正是自己结发妻子欧阳玉英吗?